

必然性 与偶然性

奥·雅霍特著

B025

15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8

32

О. Яхо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И СЛУЧАЙНОСТЬ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1956

本書根据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56年版本譯出

必然性与偶然性

奥·雅霍特著 郭力軍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2 1/8 字数 43,000

1957年4月第1版

195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統一書号：2074·55

定 价：(7) 0.20 元

封面設計：余竹君

封面題字：李菊庵

內 容 提 要

本書系闡述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一对哲学中的范畴的通俗小册子。作者首先从分析旧的爭論开始,說明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并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所下的定义,对这一对范畴,进行了叙述。其次,說明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間的区别及其共同点,說明它們之間的統一与相互轉化。对形而上学者、非决定論者的論調,給以有力的抨击。复次,說明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人們根据科学的知識,掌握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必然性即規律性,就能把偶然性的自发势力降低到最小限度,就能避免不幸的偶然性事件。最后,作者闡述了如何在实践中利用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学說及其重要意义。

目 录

一	旧的爭論·····	2
二	什么是必然性·····	16
三	偶然性存在嗎·····	23
四	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有何共同点·····	31
五	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	46
六	怎样在实践活动中运用关于偶然性 和必然性的学說·····	55

在日常生活中，在生产活动、科学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我們常常遇到一个問題：偶然性存在嗎？往往会听到一个問題：“也許，这是偶然性吧？”对于这个問題，人們常常回答說：“没有什么偶然性的东西！”

关于日常生活中这些或那些事件的必然性，往往听說得比較少。但是在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和科学活动中却經常听得到。

当企业不能完成計劃，集体农庄年复一年地收成降低，而机关工作老是陷于落后状态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出問題：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呢，还是諸如此类的事实都是由于內在的深刻原因所引起的呢，也就是說，是由于工作的組織方面的各种缺点必然得出的結果呢？

我們如此經常地遇到的这个問題，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和非常深刻的哲学問題：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相互关系問題。

那末，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怎样解决这个极重要的問題呢？

一 旧的爭論

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問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我們的實踐活動中是常常要遇到的。因此不足為怪，它在很早以前就成了科學家和哲學家們注意的對象了。在許多世紀中，在不同的哲學家集團之間，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鬥爭。

他們之中有些人宣稱，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一切都是由於一定的原因而發生的，因而沒有什麼偶然性的東西。這些哲學家斷言，如果人們不知道某一事件的原因，他們就說：“這是偶然的”。但是只要好好地探求、發現那些引起一定現象的原因，臆想的偶然性就會消失，而現象原來是必然的、因果制約的。這個理論的擁護者，為了証實自己的觀點，在不同的時期內引用了許多例子。

這裡是這些例子中的一個。古代希臘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德謨克利特引用了這個例子。老鷹把烏龜隨身帶走。以後它又將烏龜扔掉，而烏龜落在一個禿子的頭上。每個人都說：這個創傷是偶然遭到的。德謨克利特說，不是。老鷹通常把烏龜扔在石頭或者岩石上，以便打破其硬殼。老鷹將禿子的頭當作了石頭，所以就將烏龜扔了。這就是遭受創傷的原因。事件的原因被找到了，由此可見，它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德謨克利特宣稱：“人們虛構了一個偶然事件的偶象（形象），以便利用它來作為掩蓋他們本身智力缺乏的

借口”①。

17 世紀荷蘭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諾莎，以及 18 世紀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爱尔維修和狄德罗也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斯宾諾莎認為，自然界中沒有偶然的現象和事件。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必然的方式进行的。我們称为偶然性的东西，那是我們还没有知道它的产生原因的东西。因此偶然性是我們的知識不完善的証明，如此而已。我們知識的深化，能把現象的原因揭示出来，而那看来是偶然的东西也就成为必然的东西呈現在我們面前了。

霍尔巴赫也是这样說的。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自然体系”中写道：我們所观察到的自然界的一切現象，都是必然的，任何事物都“不能不是它原来那个样子”②。这个观点的根据，与我們剛才遇到的相同：一切都有它的原因，因此一切都是必然的，偶然性根本就不存在。

霍尔巴赫援引这样一个例子：风所揚起的尘土的旋渦的运动，看来似乎是混乱的，但是在旋渦中“沒有任何一个尘土的分子……其分布是偶然的……”③。它們的分布和运动是由一定的原因所引起的，因此它們不能按照另外的方式来分布和向着其他的方向移动。跟它們一起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地要发生的。正如我們所看見的，霍尔巴赫把必然性的联系与因果联系混为一談，而把偶然性与无因果性混为一

① “古希臘的唯物主义者”，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5 年俄文版，第 69 頁。

②③ 霍尔巴赫：“自然体系”，1940 年俄文版，第 35 頁。

談了。但是由於沒有原因的現象是不存在的，所以，按照霍爾巴赫的說法，偶然性也是不存在的。他得出結論說：“偶然——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詞，它象神這個詞一樣，只是證明對真正原因的無知而已”^①。

總之，很多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觀點，都是認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必然的，而偶然性是不存在的。按照他們的意見，偶然性是我們愚昧無知的結果：當人們不知道現象的原因時，他們就稱這些現象為偶然的。偶然性是與自然界的本質相矛盾的概念，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因果制約的，合乎規律的。

凡持有這種觀點，即認為在自然界和社會中存在着客觀的、不依賴於人的必然性和規律性的哲學家，就被稱為決定論者。“決定論”（детерминизм）這個名詞導源于拉丁字“determino”，其意義就是“決定”。這個名稱本身的意義也是由此而來的。決定論的哲學家認為，自然界的一切現象都決定於這種和那種原因的存在和作用，決定於這些或那些情況。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之所以是必然的，正是因為一切都是確定的，或者如哲學家們所說的，一切都是決定了的。

但是不同的思想家對於決定論本身有不同的理解。必須把形而上學的或機械的決定論跟辯證的決定論區別開來。

德謨克利特、斯賓諾莎和霍爾巴赫都是形而上學的決定論的代表，這種決定論的實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於它在承認世界上一切現象的因果制約性和必然性的同時，卻把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任何偶然性都一起否定了。辯證的決定論，如

① 霍爾巴赫：“自然體系”，1940年俄文版，第399頁。

我們將在下面看到的，並不否認偶然性，而是指出偶然性是如何發生及其與必然性是如何相互聯系的。

另外一個學說——非決定論(индетерминизм)；它是與決定論相對立的。它的名稱本身(拉丁字的接頭語“in”是否定的意思)，就說明它是與決定論的徹頭徹尾對立的。非決定論的代表人物所持的出發點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偶然的，各種現象的發生是沒有任何原因的。例如，人是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來活動的，也就是說，他的一切活動都是由它的願望所決定的，他的願望就是他的活動的唯一動機。

決定論與非決定論之間的爭論進行了若干世紀。哲學家以及與他們一起的神學家們連篇累牘地寫了許許多多東西，其中有些人證明各種偶然的、無原因的現象和“意志自由”的存在，而另一些人則相反，他們證明自然界一切現象的必然性，特別是人的行為的必然性。

到底誰是正確的呢？

只要認識一下非決定論者提出來論證自己的理論的那些“理由”，就足以使人相信：非決定論乃是一種有害的、反科學的學說，而非決定論者則通常都是些唯心主義者、宗教的擁護者。他們力圖證明，靈魂是人的積極活動的根源，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根源。非決定論者在反對決定論和唯物主義的鬥爭中這樣武斷地說：如果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因果制約的，因而不能是別的，那末，在這種情況下，又怎麼能夠因為一個人的行為而懲罰他呢？這樣一來，他是不能對他的行為負責的。既然壞的行為是由不以人為轉移的環境所引起的，如決定論者所主張的那樣，那末又怎麼能夠歸咎於他呢？為使一個人能夠

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活动負責，就應該有意志自由，應該有灵魂，这灵魂的行动是无需任何原因的，是任性的、恣意妄为的、偶然的。

非決定論者的这种論調是經不起批判的。从人的行为是严格地决定于原因、环境和規律这点出发，完全不应得出結論說，人不要对他的行为負責。須知人不是环境的盲目的玩偶！

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其有名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曾經提到。決定論承認人的行为的必然性，駁斥关于意志自由的无稽之談，但决不取消人的理智、人的良心以及对于他的行为的估价。列宁写道：“恰巧相反，只有在決定論观点下，才可能作出严格正确的估計，而不会把一切都推到自由意志头上”^①。

列宁为什么坚决地站在決定論者方面呢？因为与非決定論者相反，決定論者通常都是唯物主义的代表。德謨克利特、斯宾諾莎、霍尔巴赫以及其他的決定論者都認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因果制約的，他們宣傳了这样一种正确的和进步的观点，即認為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并不是由神的意志所引起的，而是由各种现实的原因所引起的。

誠然，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情形，就是某些唯心主义者也曾經持有決定論的观点，例如最反动的中世紀哲学家之一奧古斯丁、16世紀的教会活动家加尔文等人就是。在神学家的手里，決定論是用来“証明”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預先决定了的，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例如，加尔文在其关于“絕对的定数”

① “列宁文选”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6頁。

的說教中硬称，上帝早在“創世”之前就預先决定了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灭亡”，一些人上天堂，另一些人下地獄，而且上帝的这个判決是絕對不能改变的。这种对决定論的錯誤解釋歪曲了它的真正意义。与唯物主义有机地联系着的决定論，被神学家們歪曲成为与科学毫不相同的宿命論了。

真正的决定論只能够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 观的基础上，全部哲学史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史都証明了这一点。

既然非决定論是反动的、实質上是神学的說教，而决定論則是进步的、唯物主义的学說，那末讀者可能要說：这就是說，对于上面所提出的“誰是正确的？”这个問題應該回答說：决定論者是正确的，而非决定論則是應該被抛弃的。但是对于上面所提出的問題的这种回答，只是部分正确的：非决定論的确是僧侶的学說，它是應該被抛弃的。

然而关于决定論，却不要忙于下結論，因为問題有些复杂哩。如我們所曾看到的，对决定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們不能同意对决定論作神学的解釋。德謨克利特、斯宾諾莎和霍尔巴赫的决定論也不能使我們完全滿意。

这些哲学家承認自然界的一切現象都有自己的原因，世界上什么也不是沒有原因而发生的，在这一点上他們都是正确的。但是当他們在必然性和因果性之間加上一个 等号时，他們也是对的嗎？当他們把一切具有自己的原因的东西都称为必然性时，也是对的嗎？当他們根据一切現象都有自己的原因这一点而否認偶然性时，也是对的嗎？对于这些問題只能給予否定的回答。德謨克利特、斯宾諾莎、霍尔巴赫等人認為因果制約的东西和必然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的意見，是錯誤

的；某种現象可能有它的各种原因，但并不是必然的現象。他們的主要錯誤，就在于他們把因果性的东西与必然性的东西混为一談，而把无因果性的东西与偶然性的东西混为一談了。这个錯誤引起了大大的混乱，引起了矛盾。沒有原因的現象在自然界中的确是不存在的。可是这就提供了否認偶然性的根据嗎？回答只能有一个：沒有。

德謨克利特、斯賓諾莎和 18 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決定論，乃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的決定論。它沒有考虑到存在于现实界的各种相互联系的全部丰富性，而只是用一个因果性來說明一切。其实每一事物，每一現象都是与別的事物和現象有千絲万縷的联系。沒有一个事物能够不受到极为矛盾的外部环境对它的影响。因此附帶的、偶然的因素为任何現象所固有，并且給与它以一定的影响。被风所驅散的种子將落在何处呢？这既决定于风力，决定于种子的重量，也决定于路上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决定于其他的各种原因和情况。这里的条件和各种各样的联系是如此的錯綜复杂，以致不能指着一个事件就說：“这就是某一現象的原因”。某一植物正好生長在某个地方，全部的条件、情况和原因都有关系。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和原因难道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嗎？

正如每个人都可以亲眼看到，世界上有各种巨大的、重要的事件，缺少了它們，某种过程就不可能发生；也有各种細小的、无关紧要的事件，它們也可能沒有，缺少了它們，正常的过程并不会遭到破坏。

形而上学的決定論者恰好就是沒有看到这个区别。

在他們看来，一切事件都有同样的价值：它們既然是由某

些原因所引起的，于是就全都是必然的。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原因呢？是深刻的、內在的呢，还是間接的、外部的呢？形而上学的决定論者并未提出这样的問題。而不提出这样的問題，这是很不好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們就把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的水平了。

的确，难道今天一只麻雀飞进了一个敞开着的窗戶这一事实，和白天跟着黑夜来到这一事实是同样必然的吗？十分明显，这是具有不同意义的事件，虽然兩者各有自己的原因。如果說晝夜交替是要到来而且不能不到来的話，那末麻雀却是可能飞进也可能不飞进的，我們甚至沒有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認為一切原因都有同样意义，它們都是在同样的程度上为一定現象的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那末結果会怎样呢？

讓我們以霍尔巴赫的下面一段議論为例來說明这一点。霍尔巴赫写道：“……我們應該确信，沒有这样一种微小的或間接的原因，它有时候不会給我們以极巨大的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影响。可能，在利比亞的荒瘠平原上聚集着暴风雨的最初端倪，这暴风雨为风所帶走而到达我們这里，使我們的空气緊張起来，并且影响一个人的情緒和情感，而这个人由于既成的情况又可能影响其他許多的人，并且自己恣意妄为地解决許多民族的命运。”^①

这么說，被风吹走的一粒細小的砂子似乎都对国家和人們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正如恩格斯所說的，偶然性的确並沒有从必然性得到說明、而是相反，“把必然性降

① 霍尔巴赫：“自然体系”，俄文版，第36頁。

低为純粹偶然性的产物。”① 因为如果一粒砂子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话，那末你試了解了解世界上所有的砂子吧……。

这样一来，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不把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跟偶然的、附帶的原因区别开来，如果把本質的东西和非本質的东西，主要的东西和非主要的东西混为一談，結果就要做杂乱无章的偶然性的俘虏。

形而上学的决定論之所以站不住脚，还因为它导致宿命論。宿命論者說，既然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既然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恰好应该是这样地发生，而不是那样，那末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老早就为各种不可思議的力量——命运、天数、宿命所預先决定了的。宿命論——这个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学說的名称，就是从命运(Fatum)这个詞产生的。

偉大的俄国作家柯罗連科写过一篇小說叫做“必然性”(东方的故事)。在这篇小說里描写了对必然性的宿命論的理解。~~以下就是必然性对哲人所說的話~~：“你在你的一生中什么也沒有做：沒有做一件好事，也沒有做一件惡事……。你沒有在寺院的~~花园里栽培~~过一株蔷薇花，也沒有在叢林中砍伐过一棵树木……。你沒有飼养过一头牲畜，也沒有打死过一只吮吸你血液的蚊蟲……。你在你的一生当中的所作所为，沒有在任何一个动作不是为我所預先估計到的……，因为我是必然性……。”②

形而上学的决定論会导致宿命論。但是决定論与宿命論

①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82 頁。

② “柯罗連科文集”十卷集，第 2 卷，1954 年俄文版，第 379 頁。

远非一个东西。例如，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都是决定论者，但他们决不是宿命论者。作为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宣传消极思想和劫数观念。恰好相反，他们都是火热的战士，深信能够战胜反动势力。

宿命论对各个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大为合意。许多神学家都抓住它不放。

宗教的拥护者硬说：“在造物的头一天，就已经记下了将在末日宣判惩罚的东西”。在这个定数中（这里的一切，直到最后一天，都是已为最高的力量所规定的），人到底能改变什么呢？什么也不能改变。从这里也就产生了类似下面的各种谚语：“在数难逃”，“天命难挽”，“在劫难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

宿命论为什么是有害的呢？其所以是有害的，因为它消灭人们的任何积极性和首创性。按照这种虚构的理论，人只能是不可移易的必然性掌握下的盲目的玩偶。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关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物之断然的不可避免性的宿命论观念，排斥人们在改造世界中的积极作用，否认影响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不难理解，这种宣传消极无为、否认任何革命斗争的“理论”，是有助于剥削阶级的。它破坏劳动群众对自己的力量、对改变占统治地位的反动制度的可能性的信心。

宿命论的世界观，在古代奴隶制的希腊颇为流行。它表现了奴隶主的利益。这些奴隶主很想消灭奴隶的任何积极性，使它们成为自己意志的毫无性格的执行者。“你能否打碎自

己的鎖鏈，這反正是一樣；如果你的命運註定是該被解放的，那你就將獲得解放；如果你沒有被解放的命運，那你就不能獲得解放；因此打碎鎖鏈是徒勞無益的”，——宿命論者這樣規戒奴隸和被剝削者。

許多反動階級的代表人物現在也求助於宿命論，這是不足為奇的。例如，在西德復活德國軍國主義一事，就是以美國、法國和英國某些資產階級政治家們修談的武裝德國的註定的不可避免性為掩護的。實際上並不存在這種定數。武裝西德乃是对歐洲各國人民，首先是对飽受法西斯侵略和以重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代价粉碎了德國的戰爭機器（西方的某些集團現在已經在着手恢復它）的各國人民的犯罪行為。

正如復活德國軍國主義並不是註定不可避免的，新戰爭也不是註定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不可避免的問題，使全世界的千百万人感到不安。赫魯曉夫同志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說，馬克思主義者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應該考慮到過去幾十年內所發生的划時代的變化。現在存在着強大的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由於這個陣營的存在，愛好和平的力量就具備了防止侵略的物質手段，還有大批其他國家正在積極地反對戰爭，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運動已經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擁護和平的運動已經產生，並且已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因此戰爭並不是註定不可避免的，雖然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產生戰爭的經濟基礎還被保存着，力圖進行軍事冒險和侵略的反動勢力也就存在。赫魯曉夫同志說：“今天強大的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擁有實實在在的手段，不容許帝國主義者發動戰爭，如果他

們真的想发动战争，那就給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粉碎他們的冒險計劃。为此，一切反对战争的力量就必须保持警惕并动员起来，必須在一条統一战綫上行动，决不放松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越积极，防止新战争的保証就越大。”①

总之，对战争的宿命論的态度乃是一种危险的錯誤。在战争問題上的宿命論会降低各国人民为和平而斗争的积极性。相反地，認為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种意識，却会促进和平拥护者队伍的扩大，鼓舞爭取和平的战士們的斗志。

宿命論的論断也为人們的日常实践活动所推翻。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消极等待，自己什么也不干，那末你就不能达到預定的目的，而如果你积极地深入生活、深入工作，那末你就自然会获得良好的結果。

我們的全部生活使我們确信，决定事件进程的不是命运。誰更积极，誰敢作敢为和善于斗争，誰就会获得胜利。而对命运的信仰却会消灭任何的积极性。这种信仰对于人們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使人們成为沒有意志的生物。

由此可見，形而上学的决定論归根到底会导致宿命論，导致这样一种見解：認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按照最高的、神的力量的命令而发生的。所以恩格斯說：“承認这种必然性，我們也还是不能从神学的自然觀中解脫出来。”②

① 赫魯曉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頁。

②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頁。

对必然性的形而上学的理解，遭到了19世纪初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反对那些否認偶然性的形而上学的决定論者，并且在哲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思想，認為偶然的東西和必然的東西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它們相互密切聯系着，并且处于統一之中。黑格尔說：偶然的東西是必然的，因为它有根据（外部的根据）；但同时它又是偶然的，因为它沒有根据（內部的根据）。

黑格尔在批判否認偶然性的客观存在的那些形而上学的决定論者时宣称：偶然性是存在的，它在自然界中給自己寻找“自由的場所”，因此“各种事件之发生于自然界，只能是这样，而不能是那样”^①的說法是不对的。黑格尔发表了他的辯証的思想，認為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認識那隱藏在偶然性的外表下的必然性……”。^②

这样，黑格尔就克服了存在于旧的决定論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形而上学的脫节。但是黑格尔是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解决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相互关系問題的。他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看成絕對精神的范疇，而不是实正的现实的范疇。

正因为如此，所以黑格尔在談到社会的发展时，归根到底是停留在宿命論的立場上的。

俄国古典哲学的代表者別林斯基、赫尔岑、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在論証和发展唯物主义的決定論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們所持的出发点是：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

① “黑格尔全集”，第1卷，1929年俄文版，第244頁。

② 同上書，第245頁。